

經部

儀禮要義卷十五

宋　魏了翁　撰

燕禮二

三卿重席於賔東每卿異席

司宫兼卷重席設于賔左東上　釋曰此經設三卿之席在于賔東言兼卷則每卿異席也者若三卿同席則直云卷重席不須言兼今云兼卷則兼三卿重席皆卷

之故知每卿皆異席也云重席重蒲筵者案公食大夫
記云司宮具几與蒲筵常緇布純加萑席尋玄帛純彼
為異國之賓有蒲筵萑席兩重席故稱加上小臣設公
席與公食大夫席及賓皆稱加亦是兩重席兩重而稱
加此燕巳臣子一種席重設之故不稱加若然案鄉飲
酒云席于賓東公三重大夫再重公升如賓禮大夫則
如介禮有諸公則辭加席鄉射亦云大夫辭加席案彼
二文雖稱加上文云三重再重則無異席故彼記直云

蒲筵彼云加者以上席加于下席故鄭彼云加席上席也故此下注云重席雖非加猶為其重累去之是其一種席也

飲射公大夫之席統於遵此卿坐統於君

云卿坐東上統於君也者決鄉飲酒鄉射諸公大夫席于尊東西上彼遵尊於主人故鄭注云統於尊故統于君而東上也云席自房來者案公食記云宰夫筵出自東房

卿重席非加猶辭之以辟君

卿升重席司宫徹之云重席雖非加猶爲其重累去之辟君也者案鄉射云大夫辭加席之等皆是異席而辭之此重席重蒲筵不合辭以君有加席兩重故辭之以辟君

鄭以諸公爲大國之孤容牧有三監

卿皆升就席若有諸公則先卿獻之如獻卿之禮云諸公者謂大國之孤也知者周禮典命云公之孤四命侯

伯已下不言孤故據大國而言云孤一人者鄭司農注典命云上公得置孤卿一人後鄭從之故此亦云孤一人與司農義同云言諸者容牧有三監者以其言諸非一人案王制云天子使其大夫為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彼是殷法同之周制使伯佐牧不置監周公制禮因殷不改者若士冠醮用酒之類故鄭云容言容有異代之法據周禮天子大夫四命與孤等故同稱公

席孤北面無加席以近君屈之

席于阼階西北面東上無加席　釋曰案上文卿初設重席辭之乃徹此孤北面無加席者皆是為大尊屈之也云亦為阼階西位近君君則屈親寵苟敬私昵之坐者案下記云賔為苟敬席于阼階之西以為敬此孤亦席于阼階之西

小臣請二大夫媵爵如初

小臣又請媵爵者二大夫媵爵如初　釋曰自此至送觶公答再拜論一人致爵于公之事云二大夫媵爵如

初者亦上二人媵爵媵爵者阼階下皆北面再拜稽首公荅再拜媵爵者立于洗南西面北上序進盥洗角觶升自西階序進酌散交于楹北降阼階下皆奠觶再拜稽首執觶興公荅再拜媵爵者皆坐祭遂卒觶興坐奠觶再拜稽首執觶興公荅再拜媵爵者執觶待于洗南

相似也故言二大夫媵爵如初也

為賔舉旅又為卿舉旅

公又行一爵若賔若長唯公所酬　釋曰自此至奠于

篚論為卿舉旅之事知一爵是先媵者之下觶者以其前大夫二人媵爵皆奠于薦南以其上觶者以為賓舉旅今又行一爵故知先媵者之下觶也其後媵一觶者留之後為大夫舉旅也

大夫不酢主人又不拜既爵禮又殺於卿

主人洗升獻大夫于西階上云云立卒爵不拜既爵

釋曰自此盡皆升就席論獻大夫之節云不拜之者禮又殺者前卿受獻不酬酢辟君已是禮殺今大夫受獻

不但不酢主人又不拜既爵故云禮又殺

大夫獻後乃席徧獻乃薦降於卿

辯獻大夫遂薦之繼賓以西東上　釋曰凡大夫升堂受獻得獻訖即降獻徧不待大夫升遂薦於其位大夫始升故言遂也云徧獻之乃薦略賤也者決上卿與賓得獻即薦貴故也云亦獻而後布席者亦上獻卿之時司宮兼卷重席設於賓左此大夫不言設席明亦得獻後即布席也若然案大射席小卿賓西東上注云席於賓

西射禮辨貴賤也以此言之燕禮主歡不辨貴賤小卿與大卿皆在賔東故此賔西無小卿位

作樂有歌笙間合四節

席工于西階上少東樂正先升北面立于其西　釋曰自此至降復位論作樂之事此上下作樂之中有四節升歌一笙二間三合樂四

凡執技藝者稱工此工瞽矇諷誦詩者

注工瞽矇歌諷誦詩者也凡執技藝稱工　釋曰工瞽

矇歌諷誦詩者也者案周禮瞽矇掌播鼗諷誦詩鄭云諷誦詩謂闇讀之不依詠也彼不依琴瑟闇讀之即爾雅徒歌曰謡此作樂之時依於瑟即詩注云曲合樂曰歌一也故下云工歌鹿鳴之類是也云凡執技藝者稱工者執技藝文出於王制但能其事者皆稱工是以引少牢饋食祝稱工樂記師乙為大師樂官亦稱工至於冬官巧作者皆稱工云樂正于天子樂師也知樂正與樂師相當者案周禮樂師職云凡樂成則告備此樂正

告樂備故知樂正當天子樂師樂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樂師大小多矣此諸侯樂正亦有大小之名也故大射云小樂正從之鄭注云小樂正於天子樂師也是其諸侯樂正雖有大小當天子樂師知大樂正不當天子大司樂者以其天子大司樂不告樂備故不得以大樂正當之但大射主於射略於樂故小樂正告樂備此燕主歡心故大樂正告樂備故不同

工四人從大夫制公羊傳乃舞人數

小臣納工工四人二瑟云云　釋曰工四人者燕禮輕從大夫制也者鄭言此者決大射禮重工六人從諸侯制案公羊傳諸公六諸侯四若然知非大射是諸公制此燕禮是諸侯制者案鄉射皆工四人是大夫制則諸侯不得有工四人五等諸侯同六人彼公羊六人四人不同者自是舞人之數不得以彼決此也

燕尚樂面鼓燕輕於大射故小臣相工

云面鼓者燕尚樂可鼓者在前也者此決鄉飲酒左何

瑟後首臣降於君故也引天子大僕二人也者周禮序官文引之者此經小臣相工大射云僕人正徒相大師僕人師相少師僕人士相上工僕人以下同官既多遞換相工但大射辨尊卑故僕人正等相工此燕禮輕故小臣相工是以別周禮同官人多得相參之意

工歌小雅之三各有取義

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注三者皆小雅篇也鹿鳴君與臣下及四方之賔宴講道修政之樂歌也此采其已有

旨酒以名嘉賓嘉賓既來示我以善道又樂嘉賓有孔昭之明德可則傚也四牡君勞使臣之來樂歌也此采其勤苦王事念將父母懷歸傷悲忠孝之至以勞賓也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之樂歌也此采其更自勞苦自以為不及欲諮謀於賢知而以自光明也　釋曰云工歌乃獻之賤者先就事也者歌詩是其事先施功勞乃始獻之是賤者先就事對工以上不就事而得獻也故大射注云工歌而獻之以事報之是也

工北面以西為左

云左瑟便其右者工北面以西為左空其右受獻便者酒從東楹之西來故以右為便案大射云獻工工左瑟鄭注云大師無瑟於是言左瑟者節也以其經云僕人正徒相大師無瑟言大師左瑟者為飲酒之節此與鄉飲酒同無所分别師或瑟或歌是以不得言節之

衆工衆笙皆洗皆祭工拜於席

鄉飲酒大師則為之洗則衆工不洗也此經主人洗升

獻工不辨大師與衆工則皆為之洗爵又案鄉飲酒記不洗者不祭此篇與大射羣工與衆笙皆言祭故知皆為之洗云工拜於席者以經云工與左瑟即云一人拜受爵不見有降席之文明工拜於席可知

燕尚飲故歌後笙前舉旅與大射異

公又舉奠觶唯公所賜以旅于西階上如初　釋曰此燕尚飲酒故工歌之後笙奏之前而為大夫舉旅大射雖行燕禮主於射故笙之間至射乃為大夫舉旅云言

賜者君又彌尊賔長彌卑者案上為賔舉旅直云公與以酬賔為卿舉旅而云若賔若長言若不定科酬其一不專為賔是君禮漸尊賔禮漸殺雖然猶言酬至此言唯公所賜者以上下言之

舉旅酬畢曰卒

卒注旅畢也　釋曰言旅畢者謂為大夫舉旅行酬於西階之上或從賔或從卿次第盡大夫

笙詩三篇注與鄉射同惟縣中磬南異

笙入立于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注以笙播此三篇之詩縣中縣中央也鄉飲酒禮曰磬南北面奏南陔白華華黍皆小雅篇也今亡其義未聞昔周之興也周公制禮作樂采時世之詩以為樂歌所以通情相風切也其有此篇明矣後世衰微幽厲尤甚禮樂之書稍稍廢棄孔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謂當時在者而復重雜亂者也惡能存其亡者乎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于周大師歸以祀其先王至孔子二百

年之間五篇而已此其信也　釋曰此笙奏南陔白華華黍三篇等經注與鄉射同亦不復重釋但此云笙入立于縣中以其諸侯軒縣闕南面而已故得言縣中鄉飲酒唯有一磬縣而已不得言縣中而云磬南注引鄉飲酒者欲見此雖軒縣近北面縣之南也

獻笙西階上不升堂

主人洗升獻笙于西階上一人拜盡階不升堂受爵降主人拜送爵階前坐祭立卒爵不拜既爵升授主人注一

人笙之長者也鄉射禮曰笙一人拜于下

笙間六詩皆小雅

衆笙不拜受爵降坐祭立卒爵辯有脯醢不祭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

注間代也謂一歌則一吹也六者皆小雅篇也魚麗言太平年豐物多也此采其物多酒旨所以優賓也南有嘉魚言太平君子有酒樂與賢者共之也此采其能以禮下賢者賢者纍蔓而歸之與之宴樂也南山有臺言太

平之治以賢者為本也此采其愛友賢者為邦家之基民之父母既欲其身之壽考又欲其名德之長也由庚崇丘由儀今亡其義未聞

鄭以召南為興王周南為受命

遂歌鄉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注周南召南國風篇也王后國君夫人房中之樂歌也關雎言后妃之德葛覃言后妃之職卷耳言后妃之志鵲巢言國君夫人之德采蘩言國君夫人不失職也采蘋言

卿大夫之妻能脩其法度也昔大王王季居于岐山之陽躬行名南之教以興王業及文王而行周南之教以受命大雅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謂此也其始一國爾文王作邑于豐以故地為卿士之采地乃分為二國周周公所食也名名公所食也於時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德化被于南土是以其詩有仁賢之風者屬之名南焉有聖人之風者屬之周南焉夫婦之道者生民之本王政之端此六篇者其教之原也故國君

與其臣下及四方之賓燕用之合樂也鄉樂者風也小雅為諸侯之樂大雅頌為天子之樂鄉飲酒升歌小雅禮盛者可以進取燕合鄉樂者禮輕者可以逮下也春秋傳曰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享元侯也文王大明綿兩君相見之樂也然則諸侯相與燕升歌大雅合小雅也天子與次國小國之君燕亦如之與大國之君燕升歌頌合大雅其笙間之篇未聞

歌鄉樂鄭以合樂觧歌與合同

云遂歌鄉樂者鄉飲酒云乃合樂與此文不同者以其二南是大夫士樂大夫士或作鄉大夫或作州長故名鄉大夫樂飲酒不言鄉樂者以其是己之樂不須言鄉故直言合樂此燕禮是諸侯禮下歌大夫士樂故以鄉樂言之又鄉飲酒注云合樂謂歌與衆聲俱作彼經有合樂之字故也此經無合樂之字故闕而不言其實此歌鄉樂亦與衆聲俱作是以彼處解合為歌與衆聲俱作耳此歌而解合明同也

歌笙間合各三終為一備

大師告于樂正曰正歌備注升歌及笙各三終間歌三終合樂三終為一備知升歌以下四節皆三終者案禮記鄉飲酒義云工入升歌三終主人獻之笙入三終主人獻之間歌三終工告樂備故知皆三終彼與此經間歌合樂不獻之者但間歌合樂還是始升歌笙奏之前已得獻故不復重獻云備亦成也者案周禮樂師職云凡樂成則告備

燕禮主於樂故大樂正升堂大射小樂正升樂正由楹内東楹之東告于公乃降復位言由楹内者以其樂正與工俱在堂廉則楹南無過處故由楹内適東楹之東告于公云復位位在東縣之北者案大射畧於樂小樂正升堂經有左右正則知亦有大樂正至席工於西階上少東東面時小樂正亦降立於其南北面卒管工向東坫之東南西面北上坐時鄭注云於是時大樂正還北面立於其南臣位尊東明工升堂時小樂

正升大樂正東方西面工來東坫之東南西面時大樂正東縣之北北面其小樂正則立于西階下東面此燕禮主於樂故大樂正升堂今降明復于東縣之北北面也

堂上來立司正巳舉旅堂下立司正乃旅

射人自阼階下請立司正公許射人遂為司正　釋曰自此盡皆反坐論立司正遂行所監之事云君三舉爵者為賓為卿為大夫舉旅云樂備作矣者歌笙間合四

者備作各三終矣案鄉飲酒鄉射立司正後始行旅酬者彼是士饗禮饗禮之法莫問尊卑徧獻之後乃行旅酬故立司正之後乃行旅酬此燕禮國君燕其臣子雖一獻以辨尊卑故主人獻君而受酬主人卑不敢酬公獻之禮成於酬故使大夫媵觶於公當酬公君行大惠即舉之為賓賓得觶請旅諸臣徧卿大夫乃成一獻之禮復獻卿大夫皆為之舉旅行酬皆成其獻但卿大夫皆堂上有位近君不敢失禮故雖舉旅行酬而未立司

正作樂後將獻羣士士職卑位在堂下將為士舉旅恐失禮故未獻之前即立司正監之故不同也

司正命卿大夫曰以我安鄭兩解

司正受命命卿大夫君曰以我安卿大夫皆對曰諾敢不安

釋云君意殷勤欲留賓飲酒命卿大夫以我故安者以主人安容乃安故欲安賓先語卿大夫以我意故須安也云或亦其實不主意於賓者鄭意兩解前解主意為賓故使卿大夫為賓安或亦其實不專主為賓兼

羣臣共安也

堂上立行禮不說屨燕坐必說屨

賓反入及卿大夫皆說屨升就席公以賓及卿大夫皆坐乃安　釋曰凡在堂立行禮不說屨安坐則說屨故鄭云凡燕坐必說屨以其屨在足賤不宜在堂陳於尊者之側也云禮者尚敬敬多則不親燕安坐相親之心者左氏傳云饗以訓恭儉設几而不倚爵盈而不飲燕以示慈惠饗在廟立行禮是敬多則不親者也燕在寢

以醉為度是相親之心者也若然且云賓及卿大夫說屨不云君降說屨則君說屨之在堂上席側是以禮記少儀云排闔說屨於户内者一人而已矣彼據尊者坐在室則尊者一人說屨在户内今此燕在堂上則君尊說屨於席側可知也

未坐前骨體以致敬說屨後庶羞盡愛

羞庶羞注謂膳至之道　釋曰案大射云羞庶羞注云所進衆羞謂膷肝膋狗胾醢也或有炮鼈膾鯉雉兎鶉

駕大射先行燕禮明與彼同此注不言炮鼈已下注文不具鄭知有此物者以經云庶羞不唯二豆而已案内則爲肝膋取狗肝一幪之以其膋濡炙之舉燋其膋不蓼注云膋腸閒脂此及大射其牲皆用狗故知有肝膋狗胾知有炮鼈膾鯉者詩云吉甫燕喜飲御諸友炮鼈膾鯉又内則及公食大夫上大夫二十豆有雉兔鶉鴽禮記王制云庶羞不踰牲此燕用狗必可有此物而已鄉飲酒鄉射亦有狗但經直云羞不云庶是以鄭注云

戴醢明二豆無餘物也云骨體所以致敬也者據未坐以前庶羞所以致愛據説屨已後也

君命無不醉賔及卿大夫興對

司正升受命皆命君曰無不醉皆興對曰諾敢不醉皆反坐　釋曰云起對必降席者經云反坐不云降明起對必降席既對乃反坐也是以孝經云曾子避席曰參不敏亦是起對也

大夫用觚旅乃觶此獻士即用觶

主人洗升獻士于西階上士長升拜受觶主人拜送觶

釋曰自此盡立飲論獻士之事云獻士用觶士賤也者對上大夫以上獻用觚旅酬乃用觶此獻士即用觶故云士賤也不從今文觚者若從觚與大夫已上何異

燕末行射如鄉射之禮

若射則大射正為司射如鄉射之禮　釋曰此一經論燕末行射之節云大射正為司射者燕禮輕又不主為射故射人為擯又為司正至射時大射正為司射大射

之時略於燕主於射故大射正為擯又為司正至射又親其職故不同為司射也

酬皆用觶此媵觚誤以角旁氏似觚

賓降洗升媵觚于公注酬之禮皆用觶言觚者字之誤云云　釋曰自此盡賓反位論賓媵爵于公之節云古者觶字或作角旁氏由此誤爾者案冬官梓人為飲器勺一升爵一升觚三升獻以爵而酬以觚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鄭引南郡太守馬季常云觚當為觶豆當為斗

鄭康成云古者觶角旁氏似觚故誤為觚時人又多聞
觚寡聞觝是以誤

此反位是反席以堂下無席

賓反位　釋曰知反位是反席者以其堂下無席堂上
乃有之而曰賓升成拜不云降明上反位者反席可知
也

為士舉旅有執爵行之若漢時坐勸酒

前三舉旅皆酬者自酌授人

公坐取賓所媵觶興唯公所賜　釋曰自此盡士旅酌卒論君為士舉旅之事云唯公所賜者辭與為大夫舉旅同也云至此又言興者明公崇禮不倦者也以其說屢升坐之後理當倦今言興明不倦矣有執爵者無算坐勸酒有執爵行之者今此為士舉旅亦有執爵行之若無算爵然後士有盥升主酌授之者若然前三舉旅皆酬者自酌授人也坐行之若今坐勸酒此注

大夫興酬士士立堂下無坐位

大夫卒受者以爵興西階上酬士云云　云興酬士者
士立堂下無坐位者凡禮堂上有席者坐堂下無席者
立是以禮記檀弓工尹商陽是士而云朝不坐堂下無
坐位者也

獻庶子外內臣言內小臣徧獻可知

卒主人洗升自西階獻庶子于阼階上如獻士之禮辯
降洗遂獻左右正與內小臣皆於阼階上如獻庶子之
禮注庶子掌正六牲之體及舞位使國子修德學道世子

之官也而與膳宰樂正聯事樂正亦學國子以舞左右正謂樂正僕人正也小樂正立于西縣之北僕人正僕人師僕人士立于其北北上大樂正立于東縣之北若射則僕人正僕人士陪于工後内小臣奄人掌君陰事陰令后夫人之官也皆獻于阼階上别於外内臣也獻正下及内小臣則磬人鐘人鎛人鼓人僕人之屬盡獻可知也凡獻皆薦也　釋曰此一經獻庶子以下之節云庶子掌正六牲之體及舞位使國子修德學道世子之

官也者案周禮諸子職云大祭祀正六牲之體凡樂事正舞位國子存遊倅使之修德學道彼天子諸子之官屬大子若據諸侯為庶子之官引之者以天子謂之諸子諸侯謂之庶子掌公卿大夫士之適子掌事是同故取諸子職解此庶子之事云而與膳宰樂正聯事者以掌正六牲之體得與膳宰聯事掌國子修德學道得與樂正聯事以其樂正亦掌教國子故也言此者欲見膳宰得獻此庶子亦得獻之意云樂正亦教國子以舞者

欲見庶子掌國子得與樂正聯事左右正謂樂正僕人正也僕人正以下至北上鄭知義然者見大射禮而知云左右正者據中庭爲左右大射禮工遷于東僕人正亦與樂正同處名曰左正復云右正明是小樂正在西爲一也若小樂正不在西大射之禮不得有左右正之文又兩面俱縣明大小樂正各監一縣

庶子至内小臣獻於阼以别於他臣

云内臣奄人掌君陰事陰令后夫人之官也者　案天官

小臣序官云内小臣奄上士四人其職云掌王之陰事陰令鄭注云陰事羣妃御見之事陰令王所求為於北宫彼后之官兼云夫人者欲見諸侯夫人内小臣亦與后之内小臣職同故雙言之云皆獻於阼階上别於外内臣也者臣云外内者案周禮有外内命夫鄭注云外命夫六卿以出案内命夫朝廷卿大夫則諸侯臣在鄉遂及采地者為外臣在朝廷者為内臣但外内臣皆獻於西階上此獻於阼階故云别於外内臣也

無筭爵對四舉旅前皆有次有數

無筭爵注筭數至而止　釋曰自此盡無筭樂論酒行樂作無次數之節云爵行無次無數者此對四舉旅以前皆有次有數

席以東為上席下謂席西

云席下席西也者賓與卿大夫席皆南面統於君皆以東為上

燕末拜下不稱賓皆正臣禮

士不拜受爵大夫就席士旅酌亦如之公有命徹冪則卿大夫皆降西階下北面東上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公答再拜大夫皆辟注命徹冪者公意殷勤必盡酒也小臣辭不升成拜明雖辭正臣禮也不言賓賓彌臣也君答拜於上示不虛受也　釋曰云士旅酌亦如之如大夫相酌之法云公有命徹冪者此君尊在東楹之西專大惠故待無算爵乃徹冪鄉飲酒尊在房户之間賓主共之故賓至則徹之與此異也云小臣辭不升成拜明

雖醉正臣禮也者臣之禮當下拜為正今不言升成拜者於下已拜是雖無算爵已醉而不倦行臣禮禮之正也云不言賓賓彌臣也者經直言卿大夫皆降不别言賓是燕末賓同於臣言彌者上旅酬云若賓若長猶言賓但言賜不言酬已是賓卑今乃設賓不言賓是賓彌臣故同臣例也云君答拜於上示不虛受也者案燕義云禮無不答言上之不虛取於下也彼釋此言也但彼言不虛取於下者總申此燕禮君答拜之事不獨為此

言也

凡燕設燭者射後終宴則至宵

宵則庶子執燭于阼階上司宫執燭于西階上甸人執大燭于庭閽人為大燭於門外注宵夜也燭燋也甸人掌共薪蒸者庭大燭為位廣也閽人門人也為作也作大燭以俟賓客出　釋曰凡燕法設燭者或射之後終宴則至宵也或冬之日不射亦宵夏之日不射未必至宵也云燭燋也者古者無麻燭而用荆燋故少儀云主人

執燭抱燋鄭云未爇曰燋但在地曰燎執之曰燭于地廣設之則曰大燭其燎亦名大燭故詩云庭燎之光毛云庭燎大燭也鄭云夜未央而於庭設大燭毛鄭並指此句人執大燭之文也司烜氏云凡邦之大事共墳燭庭燎玄謂墳大也樹於門外曰大燭於門内曰庭燎言樹則大燭亦在地廣設之而已此閽人為大燭于門外者亦是大燭在地者按郊特牲云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注云僭天子也庭燎之差公蓋五十侯伯子男皆

三十文出大戴禮也此亦諸侯禮以燕禮輕故不言庭燎設大燭而已云甸人掌共薪蒸者天官甸師氏職文引之者以其内有燭燋故使之在門為大燭也云閽人門人也者按天官閽人掌守王中門之禁諸侯亦當然

公燕四方使者與已臣同唯戒異

公與客燕注謂四方之使者　釋曰自此盡敢拜賜命論與異國臣將燕使卿大夫就館戒客之辭事但燕異國卿大夫與臣子同唯戒賔為異故于禮末特見之也

云謂四方之使者以其云客以寡君對之故知四方使
卿大夫來聘主君將燕之也

燕朝服於寢者記經不具

記燕朝服於寢注朝服至異也　釋曰凡記皆記經不
具者以經不言燕服及燕處故記人言之也云謂冠玄
端緇帶素韠白屨者皆士冠禮文案屨人注天子諸侯
吉事皆舄諸侯朝服素裳素韠應白舄而云白屨者引
士冠禮成文其實諸侯當白舄其臣則白屨也鄭注周

禮屨人云複下曰舃襌下曰屨下謂底以此為異也云燕於路寢相親昵也知燕於寢者以其饗在廟明燕在寢私處可知也引漢法欲見與古異者周時玄冠服則緇布衣今衣皮弁服是其異也注今辟雍十月行此燕禮玄冠而衣皮弁服與禮異

燕禮公食鄉飲亨狗注各不同

亨於門外東方注亨於門外臣所掌也　釋曰此君禮故云臣所掌案公食記云亨於門外東方注云必於門

外者大夫之事也注不同者以其饗食在廟嚴凝宜親監視不得言臣所掌故注云大夫之事也鄉飲酒亨狗於堂東北者非君禮是臣於堂東北不在外者宜主人親供又法陽氣之所始故三者注皆不同

鄭以四方賔燕之節擬公食其實多不同

若與四方之賔燕則公迎之于大門外揖讓升　釋曰云自戒至於拜至皆如公食者此燕用狗彼用太牢此戒賔再辭彼三辭至于卿大夫立位皆不同而云如公

食者謂除此之外如之若然依公食從首使大夫戒各以其爵上介出請入告已下至北面再拜稽首皆如之饌具之等不如之也云亦告饌具而後公即席小臣請執冪請羞者乃迎賔也者言此者欲見燕四方賔此等依上文與燕巳臣子同亦不如公食以其公食公無席又無入廟之事又公食無請執冪羞膳故別言此也

聘賔為苟敬席阼階西其介為賔

賔為苟敬席于阼階之西北面有脀不嚌肺不啐酒其

介為賔　釋曰云主國君饗時親進醴于賔者謂行聘享訖禮賔之時君親酌醴進於賔若然前有饗食不言之者饗禮亡無以引證食禮又無酒醴所獻之事故不言而云饗時也云今燕又宜獻焉者按上燕巳臣子使宰夫為主人知此親獻者若不親獻即同巳臣子賔何須辭之而為苟敬故知君當親獻焉云至此升堂而辭讓者若此時升堂不辭即行燕賔之禮故知辭之在初升堂時云欲以臣禮燕為恭敬也者此謂在阼西北面

故云席之如諸公之位也云言苟敬者賔實主國所宜敬也者賔實主國所宜敬但為辭讓故以命介為賔不得敬之今雖以介為賔不可全不敬於是席之於阼階西且敬也

燕聘使君得專席受賔酢與燕巳臣異

無膳尊無膳爵注降尊以就卑　釋曰郊特牲云三獻之介告尊席而酢焉此降尊以就卑也注云三獻卿大夫來聘主君饗燕之以介為賔賔為苟敬則徹重席而

受酢也專猶單也彼與此事同故鄭引彼經以證此燕已臣子不見有君親受賔酢若燕異國臣子得有專席受酢者獻卿大夫之後依次各為此三人與旅獻士之後賔乃媵觶於公賔取所媵觶為士舉旅應以為酢君尊席而受之也

與卿大夫燕皆大夫為賔聘使則介為賔

與卿燕則大夫為賔與大夫燕亦大夫為賔　釋曰此謂與巳臣子燕法若與異國賔燕皆用上介為賔如上

說也云公父文伯飲南宮敬叔酒路堵父為客是魯語文此三人皆魯大夫自相燕法云此之謂也者此謂不使所為燕者為賓之義云君恒以大夫為賓者大夫卑雖尊之猶遠於君者案禮記燕義云不以公卿為賓為疑也明嫌之義也注云公卿尊矣復以為賓則尊與君大相近是不用公卿為賓恐逼君用大夫為賓雖尊之猶遠於君

賓及寢庭金奏肆夏示易以敬

若以樂納賔則賔及庭奏肆夏云云　云肆夏樂章也今亡者鄭注鐘師云九夏皆詩篇名頌之族類也此歌之大者載在樂章樂崩亦從而亡是以頌不能具也云以鐘鎛播之鼓磬應之者鐘師云掌金奏鄭注云擊金以為奏樂之節金謂鐘及鎛又云凡樂事以鐘鼓奏九夏鄭注云先擊鐘次擊鼓是奏肆夏時有鐘鎛鼓磬彼經注雖不言磬但縣内有此四者故鄭兼言磬也言所謂金奏也者所謂鐘師掌金奏也云記曰此鄭引二記

之文何者云入門而縣興是仲尼之文仲尼燕居云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縣興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闋郊特牲云賔入大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也必引二記文者以燕在寢賔及庭及寢庭與仲尼燕居入門而縣興事相類故引之證賔及庭樂作之義也此肆夏以金奏之故引郊特牲示易以敬證用肆夏之義也不取賔入大門者大門非寢門

鹿鳴言升歌新宫言下管明笙奏異常燕

升歌鹿鳴下管新宫笙入三成　釋曰鹿鳴不言工歌新宫不言笙奏而言升歌下管者欲明笙奏異於常燕常燕即上所陳四節是也今工歌鹿鳴三終與笙奏全別故特言下管新宫乃始笙入三成者止謂笙奏新宫三終申說下管之義云新宫小雅逸篇也知在小雅者以配鹿鳴而言

凡升階四連步一栗階二歷階三躇階四

凡栗階不過二等注其始至升堂　釋曰凡堂及階尊

者高而多卑者卑而少按禮器云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士冠禮降三等受爵弁鄭注云降三等下至地則士三等階以此推之則一尺為一階大夫五尺五等階諸侯七尺七等階天子九尺九等階可知今云凡栗階不過二等言凡則天子九等已下至士三等皆有栗階之法栗階不過二等據上等而言故鄭云其始升猶聚足連步一也故曲禮云涉級聚足連步以上鄭注云涉等聚足謂前足躡一等後足從之併

連步謂足相隨不相過也此即聚足一也天子巳下皆留上等為栗階左右足各一發而升堂其下無問多少皆連步雜記云主人之升降散等鄭注云散等栗階則栗階亦名散等凡升階之法有四等連步一也栗階二也歷階三也歷階謂從下至上皆越等無連步若禮記檀弓云杜蕢入寢歷階而升是也越階四也越階謂左右足越三等若公羊傳云趙盾避靈公躇階而走是也

賓若飲君燕則夾爵

若飲君燕則夾爵注謂君在不勝之黨賔飲之如燕媵觚則又夾爵　釋曰夾爵者將飲君先自飲及君飲訖又自飲爲夾爵

鄭以房中樂無鐘磬與磬師注異

有房中之樂注弦歌至君子　釋曰云弦歌周南名南之詩而不用鐘磬之節者此文承四方之賔燕下而云有明四方之賔而有之知不用鐘磬者以其此二南本后夫人侍御於君子用樂節是本無鐘磬今若改之而

用鐘磬當云有房中之奏樂今直云有房中之樂明依本無鐘磬也若然按磬師云教縵樂燕樂之鐘磬注云燕樂房中之樂所謂陰聲也二樂皆教其鐘磬房中樂得有鐘磬者彼據教房中樂待祭祀而用之故有鐘磬也房中及燕則無鐘磬也

儀禮要義卷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儀禮要義卷十六至十八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李陽棫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王璸

謄録舉人臣王天禄

儀禮要義卷十六

宋　魏了翁　撰

大射儀一

一將祭先習射於澤后射

大射儀第七鄭目録云諸侯將有祭祀云云　釋曰自此盡西紘論射前預戒諸官及張侯設樂縣之事不言禮言儀者以射禮盛威儀多故以儀言之是以射義云

孔子曰射者何以射何以聽循聲而發發不失正鵠者其唯賢者乎若夫不肖之人則彼將安能以中是其射容難故稱儀也云將有祭祀之事當射者按射義云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於澤而后射於射宮射中者得與於祭不中者不得與於祭是其將祭必射也云宰告於君君乃命之者鄭意下云宰戒百官者宰先告君君使之戒乃戒即云戒百官是也

鄭以冢宰釋宰其實諸侯謂司徒為宰卿

宰戒百官有事於射者注宰於天子冢宰治官　釋曰

按周禮大宰職云掌百官之誓戒此言宰戒百官其事

同故鄭以天子冢宰言之也其實諸侯兼官無冢宰立

地官司徒以兼之故聘禮云宰命司馬注云宰上卿貳

君事者也諸侯謂司徒為宰

卜日及戒皆在祭前旬有一日

射人戒諸公卿大夫射司士戒士射與贊者　釋曰上

文宰官尊總戒此射人司士色別重戒之射人司士皆

屬司馬故云司馬屬也此上下文所云戒者皆謂祭前旬有一日知者祭統云先期旬有一日宮宰宿夫人夫人亦散齋七日致齋三日若然卜及戒皆在旬有一日是大宰云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注云前期前所諏之日也十日容散齋七日致齋三日其天子又有天地及山川社稷宗廟諸侯直有境内山川社稷宗廟卜日及戒皆同也按郊特牲云卜郊受命于祖廟作龜于禰宮卜之日王立于澤親聽誓命又云獻命庫門之

內戒百官也大廟之命戒百姓也注云王自澤宮而還以誓命重相申勑也王自此還齋路寢之室若然卜日在澤宮又至射宮皆同在旬有一日空十日故後日乃齋也

大祀前射三日戒前射一日宿

前射三日宰夫戒宰及司馬射人宿視滌　釋曰此宰夫戒是再戒之宿不云宿者辟下宿視滌何者宰夫戒是也戒下宿是夕宿是以宗伯云凡祀大神享大鬼祭

大亓帥執事而卜日宿視滌濯注云宿申戒也此前有射人戒是七日前期此宰夫戒是申戒又知宿是夕宿者以戒宿同文明不同日以其上云前射三日戒明此非三日是前一日矣

侯所射布乏獲者禦矢貍步六尺

司馬命量人量侯道與所設乏以貍步云云　釋曰云量人司馬之屬掌量道巷塗數者量人職文量人屬司馬故云司馬之屬也云侯謂所射布也者以其三侯皆

以布以皮為鵠旁又飾以皮也云尊者射之以威不寧侯者即梓人云毋或若汝不寧侯不屬于王所故抗而射汝是也云畢者射之以求為諸侯者射義云故天子之大射謂之射侯射侯者射為諸侯也射中則得為諸侯射不中則不得為諸侯是也容謂之乏所以為獲者之禦矢者此云乏周禮射人云容云則此貍步六尺明矣者陰破先鄭鄭注射人貍步謂一舉足為步於今為半步鄭引弓之下制六尺以非之

大夫祭亦大射擇士士無臣祭不射

大夫將祭於巳射麋侯者司裘云卿大夫共麋侯是天子卿大夫以孝經云大夫有爭臣三人以有臣故將祭得大射擇士鄭言此者以巳射用麋侯又見助君祭亦射君之麋侯云士無臣祭不射者孝經云士有爭友不言臣以僕隸為友司裘卿大夫下不言士故祭不言士大射若然士有賔射燕射不得大射雖不得大射得與君賔射故射人注不言士者此與諸侯之賔射士不與

也若然諸侯之士亦然也

東笙磬西頌磬取陰陽生成

樂人宿縣于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鐘其南鎛皆南陳云東為陽中萬物以生者陽氣起於子盛於午故東方為陽中也萬物以生以其正月三陽生太蔟用事故萬物生焉云春秋傳者是外傳伶州鳩對周景王辭引之者證鐘磬為笙之事太蔟者寅上候氣之管度律均鐘金即鐘也故奏之所以贊陽出滯云姑洗所以修潔

百物考神納賓者亦據度律均鐘姑洗在辰三月百物修潔而出考神納賓謂祭祀而有助祭之賓客但東方陽管唯有此二律故據此二律言之是以名東方鐘磬為笙也云皆編而縣之者言皆者欲解磬非應律之物與鐘同言之者以其鎛與鼓雖同西面與鐘同不編之而磬與鐘同十六枚而在一虡與鐘同編又同宮故兼言磬是以磬師職云掌教擊磬擊編鐘注云磬亦編於鐘言之者鐘有不編不編者鐘師擊之是其磬與鐘編

之此東方云笙而西方言頌者以其夷則無射主西方成功收藏故稱頌頌者美盛德之形容故云頌也但天有十二次地有十二辰案書傳云天子出撞黃鐘之鐘右五鐘皆應入則撞蕤賓之鐘左五鐘皆應左右云五則除黃鐘蕤賓並為陽而應鐘林鐘巳西為右五也大吕中吕巳東為左五也

凡縣鐘磬半為堵全為肆

注周禮曰云云有鐘有磬為全鎛如鐘云云　云周禮

曰凡縣鐘磬半為堵全為肆者周禮小胥職文鼓鎛亦縣而直言鐘磬者據編縣者為文鼓鎛筍虡之上各縣一而已不編之鄭彼注云半之者謂諸侯之卿大夫士也諸侯之卿大夫半天子之卿大夫天子之卿大夫判縣東西各有鐘磬是全之為肆諸侯卿大夫雖同判縣半天子卿大夫取一相鐘磬分為兩相西縣鐘東縣磬而天子之士特縣直東有鐘磬且是全之為肆諸侯之士直特縣半天子之士縣磬而已或於階間或於東方

又天子宮縣四面皆有諸侯軒縣闕南面面皆有鐘磬鎛及鼓具有也卿大夫士皆無鎛者若有鎛則諸侯臣半天子臣不得具是以闕之云鎛如鐘而大者特牲註亦云鎛如鐘而大並據國語而注之以言鎛形如鐘而復大以大故特一縣不編之也云奏樂以鼓鎛為節者按周禮鎛師云掌金奏之鼓注云謂主擊晉鼓以奏其鐘鎛也以此言之則先擊鼓後擊鐘鎛皆是與樂為節

夷則無射西方成功故為頌亦為庸

西階之西頌磬東面其南鐘其南鑮皆南陳一建鼓在其南東鼓朔鼙在其北注言成功曰頌云云　釋曰言春秋傳者亦是外傳文云詠歌九則者謂六府三事九功之德是也以此九則平民使無差慝云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者哲人謂后稷后稷以稼穡之功成於季秋先王之業以農為本故云示民軌義謂軌法義理也云先擊西鼙樂為賔所由來也者解先擊朔鼙之意賔向外來位在西其樂主為樂賔故先擊朔鼙應

之也云鍾不言頌聲不言東鼓義同省文也者决上東

方言笙鐘應聲言南鼓此當言頌鍾東鼓義與上文同

亦合有而不言者省文也云古文頌為庸者此雖疊古

文不從亦通義是尚書云笙鏞以間笙東方鐘磬西方

是庸亦功也亦有成功之義也

國君於羣臣備三面為諸侯則軒縣

一建鼓在西階之東南面　云言面者國君於其羣臣

備三面爾者言國君合有三面為辟射位又與羣臣射

闕北面無鍾磬鎛直有一建鼓而已故不言南鼓而言南面也云其為諸侯則軒縣者若與諸侯饗燕之類則依諸侯軒縣三面皆有鼓與鍾磬鎛

笙簫與管異而鄭以笙簫釋簜

簜在建鼓之間　釋曰案禹貢云篠簜既敷注云簜竹故知此簜亦竹也其器則管也是以下云乃管新宫注云管謂吹簜故知竹管也按小師職注云管如遂而小併兩而吹之今大予樂官有焉爾雅云大笙謂之巢小

者謂之和簫大者二十三管長尺四寸小者十六管長尺二寸大笙十九簧小者十三簧若然笙簫與管器異以其皆用竹故云笙簫之屬也云倚于堂者管擬吹之不倚在兩建鼓閒

鼗以節樂倚頌磬西紘

鼗倚於頌磬西紘　釋曰知鼗如鼓而小者按那詩云猗與那與置我鞉鼓傳云猗歎辭那多也鄭讀置為植植鼗鼓者為楹貫而樹之美湯受命伐桀定天下而作

護樂故歎之多其改夏之制乃始植我殷家之樂鼗與鼓也鼗雖不植貫而揺之亦植之類以其殷人植鼓以木貫之而下有拊鼓亦以木為柄而貫之但手執而不植為異故云亦植之類鼗與鼓同文是鼗如鼓而小也知有柄賔至揺之以奏樂者按眡瞭職云掌凡樂事播鼗擊頌磬笙磬磬言擊鼗言播絃若天子諸侯晃而朱絃用組之類磬又編縣之用絃故知絃編磬繩也知設鼗於磬西倚於絃者以其鍾磬皆面向東人居其前西

面故知鼗在磬西倚之於紘也引王制者證鼗以節樂之器柷狀如漆筩中有椎所以節樂鼗亦節樂柷大於鼗故賜公侯樂則以柷將命賜伯子男樂則以鼗將命自餘樂器陳於外也

諸侯射先行燕禮故此陳設

厥明司宮尊于東楹之西兩方壺云云　釋曰自此盡奠定論豫設尊洗具饌之事按禮記燕義諸侯射先行燕禮此以下至東陳皆陳設器物與燕禮同但文有詳

畧耳

豐以承膳尊上聲下形之字

膳尊兩甒在南有豐注膳尊君尊豐以承尊云云　云說者以為若井鹿盧者鹿盧之形即桊下棺碑間重鹿盧之䡴今見井上竪柱夾之以索繞而挽之是也云其為字從豆𧯷聲者比為上聲下形之字年和穀豆多有故從豆為形也豐者承尊之器象形也是以豐年之字𧯷下著豆今諸經皆以承尊爵之豐不用本字之𧯷而

用豐年之豐故鄭還依豐字解之故云其爲字從豆爲形以曲爲聲也云近似豆大而卑矣者既用豆爲形還近似籩豆之豆舉漢法而知但豆口徑尺柄亦長尺口徑小而又高此承尊之物口足徑各宜差寛中央亦大共高尺比常豆而下故云近似豆而卑但斵一大木爲之取其安穩此豐若在宗廟或兩君燕亦謂之坫致爵在於上故論語云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坫鄭注云反坫反爵之坫是也必用豐年之豐爲坫者以其時和年

豐萬物成熟粢盛豐備以供郊廟神歆其祀祝嘏其福至鄉飲酒鄉射燕禮大射或君與臣下及四方之賓燕家富民足人情優暇旨酒嘉肴盈尊滿俎於以講道論政既獻酬侑酢至無筭爵行禮交樂和上下相懽勸飲為樂故也

冪用錫細布即錫衰之錫

鄉飲尊房戶閒此君尊得專惠

冪用錫若絺云云皆玄尊酒在北云云注二者皆有玄

酒之尊重本也酒在北尊統於君南為上也云云　云錫細布也者喪服記曰錫者十五升抽其半無事其縷有事其布曰錫故知錫是細布也謂之錫者治其布使之滑易也云唯君面尊者玉藻文注云面鄉也彼謂人君燕臣子專其恩惠此大射亦謂人君燕臣下與彼是同專惠之道故皆尊鼻鄉君云言專惠者決鄉飲酒尊於房戶之間賓主夾之不得專惠

設尊言罇南樂以縣為主

尊士旅食於西鐏之南北面兩圜壺　釋曰前設縣時鐏南更有一建鼓今設尊不應在鼓北而云鐏南者其實在鼓南門西北面與燕禮同而云鐏南者遥繼鐏而言必繼鐏者樂以縣為主

獻酒讀為沙沙酒濁特泲之必摩沙者也

又尊於大侯之乏東北兩壺獻酒注獻讀為沙知沙酒濁者以五齊從下向上差之醍沈清於泛醴鬱鬯又在五齊之上故知沙酒濁也云特泲之必摩沙也者此解

名沙酒之意云郊特牲曰汁獻涚於醆酒者此以五齊中取醆酒盎齊泲鬱鬯之事獻沙也泲鬱鬯之時和盎齊以手摩沙出其香汁涚清也法之使清也此爲僕隷以下甲賤之人而獻鬱鬯者此所得獻皆因祭侯謂侯之神故用鬱鬯也云服不之尊侯時而陳于南統于侯皆東面知此不為大侯服不設者按下文云服不之尊東面南上

賓席公席布之餘樹之位後

小臣設公席于阼階上西鄉云云席工于西階之東東上云云　知賓及公席布之其餘樹之于位後者下文更有孤卿大夫席文故知也此賓未布而言布之者欲辨尊卑故先言也

小卿命於其君諸公謂大國孤卿

小卿命云云席于賓西射禮辨貴賤諸公大國有孤卿一人　云小卿命于其君也者按王制云大國三卿皆命于天子次國三卿二卿命于天子一卿命于其君小

負侯許諾以宮趨直西及乏南又諾以商至乏聲止

釋曰云宮為君商為臣樂記文聲和相生者宮生徵徵生商而云相生者雖隔徵亦是相生之義也云聲和者宮數八十一商數七十二彈宮則商應故云聲和也引鄉射者彼臣禮直云諾聲不絕不言宮商引之證與此不同之意

凡射皆袒袒襲皆隱處不在位

上射云云適次釋弓說決拾襲反位　云凡射皆袒者

案鄉射命三耦各與其耦讓取弓矢拾三耦取弓遂至卒射云脫決拾襲而俟于堂西南面此則前遂命三耦取弓矢于次不言袒至此亦言襲故須言凡射皆袒決在此不見袒亦袒可知云出於次也袒時亦適次者以此而言則袒時入次今更出次知不在位上袒而入次取弓者凡袒襲皆隱處鄉射無次司馬適堂西袒執弓矢不在位此大射有次

執弓以為異猶執殳為鞭度

小臣師設楅司馬正東面以弓為畢　云畢所以教助執事者以畢是助載鼎實之物故司馬執弓為畢以指授若周禮執殳以為鞭度然

大夫與士為耦容大夫有不備時

若有士與大夫為耦則以大夫之耦為上　釋曰云為上居群士之上者若是士與大夫之尊為耦故居羣士之上也鄭云羣士之上者既為上射恐在大夫之上故云羣士之上是以下注云士雖為上射其辭猶尊大夫

也若然國皆有三卿五大夫三耦六人而已而云使士為耦者卿大夫或有故或出使容其不足使士備耦之法也

上射下射俱横弓取背君向南為順

下射進坐横弓覆手自弓上取一个兼諸弣興順羽且左還毋周反面揖　云横弓亦南踣弓也者謂南踣弓以左手仰執弓裏以覆右手於弓表向下取矢亦便也上射下射俱南踣弓者取背君向南為順云上以陽為

儀禮要義卷十七

宋 魏了翁 撰

大射儀二

賔酢主人南面授爵卿所受者

賔以虛爵降云云主人北面拜受爵賔主人之左拜送爵 釋曰自此盡西序東面論賔酢主人之事以經云主人北面明凡授爵卿所受者卿飲酒卿射獻酢酬皆

然故云凡謂南面授與所受者也

　賓既受獻降立不敢安盛禮

賓降立于西階西東面注既受獻矣不敢安盛　釋曰以堂上爲盛故降下下文於酬賓降筵西東南面立注云不立于序內位彌尊燕禮注云位彌尊禮彌卑是未酬已前禮盛者也

　燕云賓觶射云酌膳燕主於飲

主人盥洗象觚升酌膳東北面獻于公　釋曰自此盡

于篚論主人獻公之事云取象觚東面者卿公為敬故也云不言賓之變於燕者燕禮云賓之主於飲酒此云酌不云賓之主於射略於飲酒

人君左右房大夫唯東房

宰胥薦脯醢由左房　以人君左右房故云左房對大夫士東房而已故云東房不言左以無右所對

將為賓舉旅選二大夫媵爵

小臣自阼階下請媵爵者公命長　釋曰自此盡反位

論將爲賔舉旅使二大夫媵爵之事命之使選於長幼之中知不取卿大夫之年長者以其作下大夫不取年長又知不取臣中位長者以其不取卿故鄭云卿則尊士則卑故不取之而取下大夫尊卑處中者

臣再拜稽首公答一拜者正禮

媵爵者皆退云云公酬賔賔降西階下再拜稽首　釋曰自此巳下皆云公答拜不言再拜燕禮皆言公答再拜不同者燕主歡不用尊卑故公拜皆再拜此射禮主

辨尊卑故直云答拜答一拜此一拜者正禮也故周禮大祝辨九拜一曰稽首首至地臣拜君法二曰頓首頓首平敵相拜法三曰空首君答臣下拜後不為再拜即七曰奇拜是也

燕禮卿無俎射禮尊卿有俎

乃薦脯醢卿升席庶子設折俎　云卿折俎未聞者以燕禮卿無俎故云未聞又云盖用脊脅臑折肺者案鄉射記云賓俎脊脅肩肺主人俎脊脅臂肺又獲者之俎脊

脅肺臑彼注云臑若膞胳觳之折以大夫之餘體以此言之則此賓俎亦用脊脅肩肺君俎亦脊脅臂肺前體有肩臂臑後體有膞胳觳尊卑以次用之故卿宜用臑若有公公用臑卿宜用膞也云卿有俎者射禮尊者對燕禮不辨尊卑故公卿等皆無俎

大夫卒爵不拜射燕二注異

大夫坐祭立卒爵不拜既爵云云　此注云大夫卒爵不拜賤不備禮燕禮注云禮殺者兩注相兼乃足對公

卿拜旣爵此不拜

天子視瞭相工諸侯以僕人相

僕人正徒相大師僕人師相少師僕人士相上工　釋曰云僕人正僕人之長師其佐也者以正為長師為衆故僕人正為長僕人師為佐也云士其吏也者以其在僕人之下故知僕人之吏吏則府史之類

獻工用爵不用觚工賤

主人洗升實爵獻工工不興左瑟　云獻不用觚工賤

異之也者燕禮大射獻賓獻卿大夫皆用觚而獻工用爵故云異之鄉飲酒鄉射獻同用爵者變於君故也

鄭引鼓人為皐陶明東西長鼓字誤

大師及少師上工皆降立于鼓北羣工陪于後　釋曰云考工記曰鼓人為皐陶長六尺有六寸者彼云韗人為皐陶先鄭云韗書或為鞠玄謂鞠者以皐陶名官鞠即陶字從革今云鼓人者誤當作鞠人鞠人掌皷後人誤言鼓鼓人自在地官掌教六鼓矣云為皐陶者鼓木

之名其穹隆二十版謂鼓木長六尺六寸賈侍中彼解為晉鼓引之者證鼖東西長工齊前而於後有餘之義也

吹簜以播新宫篇亡義未聞

乃管新宫三終注管謂吹簜以播新宫之樂云云　釋曰以其堂下詩故與由庚之等同亡但上由庚由儀之等有序無詩同云有其義而亡其辭此則辭義皆亡故云其義未聞云笙從工而入者案燕禮云笙入立于縣

中有笙入之文此上下不是笙入之文故知笙從工而入也上云簜解為竹謂笙簫之屬竹即管也今此經云管巳解簜為管復云笙從工而入者燕禮記云下管新宮笙入三成則吹管者亦吹笙故兼言笙欲見笙管相將

射人即司正大射正一人

司射適次袒決遂執弓挾乘矢於弓外見鏃於弣右巨指鉤弦　釋曰自此至于次論射事將至誓射者及比

三耦之事云司射射人也者案燕禮射人告具注云射人主此禮以其或射又云射人納賓又云射人請立司正公許射人遂為司正則射人司正一人也又云乃薦司正與射人一人注天子射人司士皆下大夫二人諸侯則上士其人數亦如之又曰若射則大射正為司射注大射正射人之長此篇云射人告具又曰大射正擯自此以後皆止云擯擯者自阼階下請立司正公許遂為司正則此篇司正與大射正為一人也下云公就物小

射正奉決拾以笥大射正執弓注云大射正𢀡司正親其職乃薦司正注云司正大射正是也

中所以盛籌豐可奠射爵

賓之弓矢與中籌豐皆止於西堂下云云　云中閭中筭器也者鄉射記云於郊則閭中據此大射故知閭中中所以盛筭豐可奠射爵者

今考工有梓人知工人士亦屬

工人士與梓人升自北階兩楹之間疏數容弓知工人

士與梓人皆司空之屬能正方圜者冬官雖云不知官屬之號見今考工記有三十官有梓人之官此工人士又與梓人同事故知冬官未亡時屬司空

工人士梓人度尺而午謂畫物

若丹若墨度尺而午射正莅之連上文　云一從一横曰午謂畫物也者則上文横與距隨是也但未知從者横者若為用丹若為用墨或科用其一云午十字謂之先以左足履物右足隨而並立也云度尺者即鄉射記

從如笴三尺橫如武尺二寸是也

司射誓中非侯不獲大史許諾

司射西面誓之曰公射云云射者非其侯中之不獲云云大史許諾　釋曰畢者與尊者為耦不異侯言此者以其誓云君射大侯夫夫射參侯士射干侯恐與尊為耦亦各射已侯故覆言此賓與君為耦同射大侯士與大夫為耦同射參侯以其既與尊者為耦不可使之别侯别侯者則非耦類故也

天子射六耦四侯畿内外有申有屈

遂比三耦三耦俟于次北西面北上　天子大射賔射六耦三侯畿内諸侯則二侯四耦畿外諸侯大射賔射皆三侯三耦但諸侯畿外畿内各有一申一屈故畿外三侯遠尊得申與天子同三耦則屈畿内二侯近尊則屈四耦則申若燕射則天子諸侯例同三耦一侯而已以其燕私屈也若卿大夫士例同一侯三耦畧言之數

備禮記射義

司馬師命服不負侯

司馬師命負侯者云云負侯者皆適侯執旌負侯而俟

釋曰自此盡而俟論司馬師命服不負侯之事也引天子服不氏下士一人徒四人者欲見諸侯亦三侯亦使服不氏與徒為獲者也案天子有大司馬卿一人小司馬中大夫二人此雖諸侯禮亦應有小司馬號為司馬正也

負侯諾以宫商至乏聲止

負侯許諾以宮趨直西及乏之南又諾以商至乏聲止

釋曰云宮為君商為臣樂記文聲和相生者宮生徵徵生商而云相生者雖隔徵亦是相生之義也云聲和者宮數八十一商數七十二彈宮則商應故云聲和也引鄉射者彼臣禮直云諾聲不絕不言宮商引之證與此不同之意

凡射皆袒祖襲皆隱處不在位

上射云云適次釋弓說決拾襲反位　云凡射皆袒者

案鄉射命三耦各與其耦讓取弓矢拾三耦取弓遂至卒射云脫決拾襲而俟于堂西南面此則前遂命三耦取弓矢于次不言袒至此亦言襲故須言凡射皆袒決在此不見袒亦袒可知云出於次也袒時亦適次者以此而言則袒時入次今更出次知不在位上袒而入次取弓者凡袒襲皆隱處鄉射無次司馬適堂西袒執弓矢不在位此大射有次

執弓以為異猶執殳為鞭度

小臣師設楅司馬正東面以弓為畢　云畢所以教助執事者以畢是助載鼎實之物故司馬執弓為畢以指授若周禮執殳以為鞭度然

大夫與士為耦容大夫有不備時

若有士與大夫為耦則以大夫之耦為上　釋曰云為上居群士之上者若是士與大夫之尊為耦故居羣士之上也鄭云羣士之上者既為上射恐在大夫之上故云羣士之上是以下注云士雖為上射其辭猶尊大夫

也若然國皆有三卿五大夫三耦六人而已而云使士為耦者卿大夫或有故或出使容其不足使士備耦之法也

上射下射俱横弓取背君向南為順

下射進坐横弓覆手自弓上取一个兼諸弣興順羽且左還毋周反面揖　云横弓亦南踣弓也者謂南踣弓以左手仰執弓裏以覆右手於弓表向下取矢亦便也上射下射俱南踣弓者取背君向南為順云上以陽為

内下以陰為内因其宜可也者上射東面左還時以左手還取東相陽方為内下射西面右還時以右手還取西相陰方為内隨其陰陽得左右相向是因其宜也

大史釋獲執中執筭各有人

大史釋獲小臣師執中先首坐設之　釋曰此不見執筭之人案鄉射命釋獲者釋獲者執鹿中一人執筭以從之彼臣禮官少釋獲者自執中設之尚使人執筭況國君官臣多大史不自執中豈得自執筭明亦使人執

之云小臣師退返東堂下位者其位已見篇首也引鄉射者證筭以南末為順也

侯有上下綱躬舌之角為維以布為綃

司射命曰中離維綱揚觸梱復公則釋獲衆則不與釋曰中謂中侯注不言可知云離猶過也獵也者謂矢過獵因著維與綱二者云侯有上下綱其邪制躬舌之角者為維者案梓人云上綱與下綱出舌尋綃寸焉注綱所繫侯於植者也上下皆出舌一尋者亦人張手之

節也鄭司農云絹籠綱者維持侯者若然則綱與維皆用繩為之又以布為絹籠綱然後以上个下个邊綴著絹兩頭以綱繫著植維者於上个下个上下躬兩頭皆有角又以小繩綴角繫著植故矢或離綱或離維也云或曰維當為絹絹綱耳者鄭更為一解絹則維也云絹綱耳者以絹為綱耳離著絹也

離維綱揚觸梱復惟公則釋獲

注揚觸謂矢中他物揚而觸侯梱復矢至侯不着而還

反　釋云中三侯皆釋獲則離維綱及揚觸梱復亦釋之不言者以中為主也公則釋獲優君衆當中鵠而着

射不貫者不釋謂不中鵠除君而言

司射命上射曰不貫不釋案上文離維綱公則釋獲言之則此云不中不釋筭者據除君而言

儀禮要義卷十七